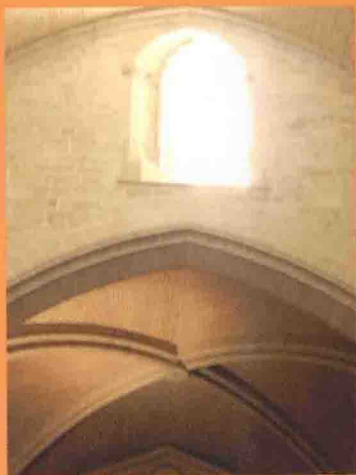


張文光

風簷展書讀



讀書易於反思，反思令人寬容，
有助警惕自己的迷失，體會歷史和政治的智慧。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 階級或會使人貧窮，但貧窮的人不一定愚昧，教育就是要讓人即使不能擺脫貧窮，也可以擺脫愚昧。
- 寬容是民主的開端，不寬容是獨裁的起點。有信心的領導人，不怕寬容，接納異己，開創民主的世代。
- 六四的悼念愈來愈像一棵樹，六四的堅持像大樹的年輪。民主運動需要的，是咬緊牙齦的堅持者，如燭火長明，照亮人心。
- 愛國有如愛情，淡妝濃抹，總是相宜。愛國的路，也是寬容和寬闊，真實而含蓄，豈能是一把高高在上的尺，只有一個官訂的標準？
- 民主政治的精粹，不單是普選，而是制衡。選舉是政黨的制衡，當選後是國家權力的制衡。
- 中國的真相，永遠被淹沒在獨裁的滔天洪水中，成為欺騙人民的工具，助長官僚的麻木不仁，釀成無盡的人間慘劇，這才是中國最大的人禍。

——張文光

ISBN 978-962992290-0



9 789629 922900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SCB 564 \$65

ISBN : 978-962-992-29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250

風簷展書讀

作者／張文光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 250

風簷展書讀

作 者：張文光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2年3月初版

書 號：SCB 564

I S B N：978-962-992-290-0

定 價：HK\$65

©二〇一二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
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序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最近，讀到日本記者川本三郎的書：《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他在書名之後，加了一個小題：「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書名與小題，讓我頓時陷入深深的回憶中，想起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學的激情歲月。

那是一個美麗純真的時代，我們相信過社會主義，相信過書本的理想國，相信過偉大的號召，相信過改變世界的夢。

那時，曾參與很多學生運動，也曾如飢似渴地讀書，用生澀的政治理論，用行動追尋人間的公義。

學生運動有如潮汐，高潮巨浪澎湃，捲起千堆雪；低潮留下來的，卻是淺灘的蕭瑟，寂寞對蒼茫。

就像大學畢業後，戰友無言星散；也像政治運動後，理想忽然幻滅，開始懷疑自己的信念，開始思量人生的前路。

那時，常讀魯迅的書，想起他的《傷逝》：「人必須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意思就是：人必須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才可以實現心中的愛與夢。

於是，我選擇當教師，從孩子中得着美麗純真的愛；我加入教協會，在社會運動中追尋改變世界的夢。

八十年代，香港最震撼人心的兩件大事，莫過於中國收回香港、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在這重大的歷史時刻，民主派的立場是：支持回歸，爭取民主，平反

六四。

我因而捲進更深的政治漩渦，開始參與選舉的議會政治，那時我們相信：選舉是最大的群眾運動，議會是最重要的位置之戰。

六四也成為我們永遠的悼念和傷痛。因着這個原因，我和一些朋友們，二十三年未能回國，中國成為我的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夢。

九十年代，殖民地開始撤退，民主政治在萌芽，我既擔任教協會長，也當選為立法會議員。那時雖然年輕，政治已是生活，即使面對沉重的工作，大學養成的習慣猶在，我仍然努力讀書和思考。

我從來相信：不讀書，無以言，議員只有如此，

說話才不陳腔濫調，觀點才可與時並進。讀書易於反思，反思令人寬容，有助警惕自己的迷失，體會歷史和政治的智慧。

從政二十多年，歷史的風雲與變幻、政治的堅持與妥協、理想的失落與追尋、讀書的感觸與思量，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寫成文章，結集成《風簷展書讀》，誠實地呈現自己的心路歷程。

然而為了編書，重讀當年文章，從政的喜怒哀樂、政治的世情冷暖、時代的愛夢纏綿，百般滋味，再上心頭，儘管世界沒有變得更美好，但仍然是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張文光

目錄

序——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我想大聲呼喊你們的名字	3
貧窮和愚昧是人類大敵	7
不要放棄每一個學生	10
真英雄流淚不流血	13
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	16
高行健的逃亡文學	19
伯利恆在歷史中哭泣	22
她是緬甸的一朵蓮花	26
天安門的母親像一棵樹	30
國旗裏有着無限的寬容	33
宗教是人民的守望者	36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39
愛國的苦戀和傷痕	43
戰爭的人性與獸性	46
實踐檢驗鄧小平的修正主義	49
不要讓孩子在夜裏哭泣	52
俯仰無愧 便是平安	55
寬容如復活節的百合花	58
藏羚羊帶血的披肩	61

德川家康的大和魂·····	64
百年之夢和國殤之痛·····	67
真相是喚醒人心的力量·····	70
中國如夢 常在我心·····	73
知識分子的百年傷痛·····	76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79
時窮節乃見 古道照顏色·····	82
《斷背山》的寂寞與哀愁·····	85
種族主義的狼圖騰·····	88
影藝星光 長伴我心·····	91
天星鐘樓的暮鼓晨鐘·····	94
馬丁路德金的血與夢·····	97

北京奧運的民主假期·····	100
孩子不是觀賞的熊貓·····	103
地球暖化的政治與道德·····	106
恩格斯晚年的和平演變·····	109
國民教育還是愚民教育·····	112
二六三零囚號的反省沉思·····	115
一碗清湯蕎麥麵·····	118
消費券能買快樂人生？·····	122
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	125
孩子在天上看着我們·····	128
千山我獨行不必相送·····	131
人類的不寬容源自恐懼·····	134
伊朗女子的美麗與哀愁·····	137

真誠對話解決政制分歧·····	140
浩浩民主潮 遙遙普選夢·····	144
《詩》亡，然後《春秋》作·····	159
民主宣言是對話基礎·····	162
《歲月神偷》的香港回歸·····	165
足球觸動香港的人心·····	168
絕望為虛妄 與希望相同·····	171
徙木之信與終極普選·····	175
上海世博所見所聞所思·····	178
邁向終極普選的過渡之戰·····	181
高懸的利劍與多馬的疑慮·····	185
走出歷史的悲情和恐懼·····	188
世界視野與中國情懷·····	192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195
無人的空樓 無聲的中國·····	198
拒絕魚翅 停止殺鯊·····	201
唯有烏坎多壯志·····	204
香港大學，為誰而立？·····	207

風簷展書讀

我想大聲呼喊你們的名字

這些名字仍然像黑色紀念碑一樣，

沉重地寫下當年的鮮血和悲慟。

一九八八年，當蘇聯還是乍暖還寒的時候，蘇聯人發起了一場勇敢的「紀念碑」運動，點名批判史太林，其中有一塊高舉的標語，要求給史太林時代的死者尋求公道，標語借用了一個異議詩人的詩句：「我想大聲呼喊你們的名字。」數天後，戈巴卓夫竟然在蘇共大會結束前說：「必須建造史太林時代受難者的紀念碑。」

蘇聯早已解體，我不知道紀念碑最終有沒有興建。但是，蘇聯就是一座歷史紀念碑，紀念恐怖統治下痛苦的靈魂。同樣地，中共建國五十年，我們也發生了一場歷史的大悲劇，即使在文革的殺戮後，還有八九民運青

年學生的犧牲和鮮血。

已過了很多年的清明節了，讓我像蘇聯的異議者一樣，舉起心中的一條揮之不去的標語：「我想大聲呼喊你們的名字」。在丁子霖所搜尋的「六四受難者名冊」中，這些名字仍然像黑色紀念碑一樣，沉重地寫下當年的鮮血和悲慟：

呂鵬。九歲。小學生。被戒嚴部隊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蔣捷連。十七歲。中學生。獨子。在木樨地中彈穿胸而死。

葉偉航。十九歲。中學生。海軍總醫院第一號無名屍，右肩右胸及後腦中彈身亡。

蕭杰。十九歲。大學生。獨子。逾紅色警戒線，戒嚴部隊喝令未從，子彈穿胸而死。

董曉軍。十九歲。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中，排尾被坦克壓死，屍體碾碎。

王培文。廿一歲。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中，排頭被坦克軋死，屍體軋碎。

鍾慶。廿一歲。大學生。頭部中彈，打掉半個臉，從衣袋鑰匙才能辨明身分。

錢輝。廿一歲。大學生。被坦克擊破膀胱及大腿動脈，還說「當心！」血流一百米而死。

吳國鋒。廿二歲。大學生。獨子。四川某偏遠縣分唯一的大學生。死後火化，父母領回骨灰。

田道民。廿二歲。大學生。家境貧寒。做完畢業論文被坦克碾死。同學每年各捐十元給其父母。

何潔。廿二歲。研究生。公認為神童，十五歲入清華大學，頭部中彈亡。

劉弘。廿四歲。大學生。腹部中彈，腸子流出，被同學塞回，死於同

學懷中。

劉景華。三十歲。工人。夫婦均中彈，孩子送老家撫養。

宋曉明。三十二歲。工人。軍車子彈穿透大腿動脈，持槍軍人命令不准搶救及輸血而亡。

周永齊。三十二歲。工人。子彈從左側胸射入右肺穿出而亡，遇難時妻剛分娩十五天。

這十五個青年人，都是在六四的晚上，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而犧牲的。在丁子霖的名冊裏，這樣的死者百多人，還不包括那些橫死街頭的無名青年。他們的名字，沒有花環，沒有紀念碑。在這快被人淡忘的歷史裏，我仍然想大聲呼喊你們的名字。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